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三

姦臣傳

唐二

盧杞

崔昭緯

崔肩

柳璟

蔣玄暉
氏叔琮

張廷範
朱友恭

盧杞字子良宰相懷慎之孫父爽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面藍色陋甚不恥惡衣菲食人未識其心謂有祖風以

蔭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
病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謁荆南節度衛伯玉伯
玉不悅移病歸京師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
號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
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
詔以豕賜百姓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
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聞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妬賢嫉能小忤已輒傳地死

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杞譖罷炎
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
逐死心又惡郢宰相張鑑忠正有才帝所倚信杞忌之
會隴右用兵杞為請行帝不可即薦鑑守鳳翔時幽州
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離間請殺之俄
滔反帝為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
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於河杞奏恐泚
疑為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有詔詹杖

死流郢州

舊書作貶郢州

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矩毀

百緒貶蘇州刺史

舊書作貶饒州

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

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相李揆有雅望畏

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於行其陰懷賊害如此時兵

屯河南土財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

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

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

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於官帝許之京兆督責頗峻大

搜塵里疑其不實則笞掠之人不勝寃自縊死者相望
京師囂然如被盜賊然悉富戶田宅奴婢之直繕止八
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貿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
長安為之罷肆民皆邀宰祈訴祀無從以諭驅而去帝
知民愁怨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
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
下五百吏執籌入第舍計之隱者抵罪告者以錢五萬
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

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私相市者驗其私籍其有隱率
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以操其私
而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怨聲滿天下及涇師亂
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僥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
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闕播
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
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來赴帝議所從道
杞請道漢谷渾城曰彼多險且為賊乘不如道乾陵北

踰鷄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
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破賊泚解去
或謂王翺趙贊白聞懷光嘗斥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
斂煩重京兆刻損軍糧乘輿播遷三人之罪也今懷光
方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
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徒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
賊得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勝使收京師破竹之
勢不可失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

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遂謀反因暴
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為新州司
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
初政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
政踵及國屯主辱猶誓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
衰遇赦徙吉州長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
裴高不肯草詔宰相不悅乃召他舍人作制高固執不
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眾對

極言杞罪其言懇到乃詔為澧州別駕死於貶所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昭緯字蘊曜清和人及進士第昭宗時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鉅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朝廷建議有不便於己必使

軾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而已陰助之始帝委杜讓能
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
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
殺韋昭度等帝不能堪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為右僕射
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
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軾亦誅

崔肩字昌遐

原作字垂休按通鑑及舊
書俱作字昌遐今據改

宰相慎由子也

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

外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
陸扆當國時唐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
脅肩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肩有功不宜處
外故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肩
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
倚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肩清海節度使初王搏等
發昭緯罪肩坐罷內銜之既與搏同相肩議悉去中官

搏不為助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効搏
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脣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
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
宋道弼景務修繇是權震天下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
王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脣不敢殺脣趣全忠以師西
問季述罪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
將孫德昭帝忿閹尹廢辱天子脣令判官石戡與游乘
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脣揣得其情乃使戡說曰自季

述仲先廢天子武夫義臣莫不憤惋君乘此誅二豎復
天子以立功名今其時也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
感悟乃告以脣謀德昭許諾脣割帶為誓及季述仲先
誅以功進司徒

舊書作
司空

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

延見或以字呼之寵遇無比時中尉韓全誨等顯橫脣
請盡誅之不得乃詔書全忠趣令入朝天復元年全忠
悉師而西進逼同華全誨以脣交結全忠白罷政事因
挾帝幸鳳翔脣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

今太子太師盧渥

舊書作盧知獻

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

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屑為之謀乃

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

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誑誤

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帝見全忠

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屑出

居華州為全忠數畫醜計二年全忠引兵還屯河中屑

迎謁渭橋奉觴為全忠壽自歌以酹酒三年茂貞殺全

誨等與金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批三皆辭疾
及帝出鳳翔幸金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
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肩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
天寶後官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官
者主之以二千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
歸中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弱禍始於此請罷左
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官官悉誅帝在
鳳翔以盧光啟蘇檢為相肩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

陸展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肩無敢言者肩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肩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肩卒不能卻全忠東還至長樂羣臣班辭肩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恐禍及已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兵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遷之餘無見兵

請軍置四部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
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肅乃毀浮圖取
銅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
宿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肅陰計大怒時傳肅將
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
肅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
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肅元規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

正月也脩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還洛發長安
居人悉東徹屋沐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
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
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開內隙與相
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與盜合從覆亡宗社身
屠族滅固其宜也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亡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官
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二人心跡則有不可同日語者紹
恨復好勝其才尚足有為其名卓也未嘗不用其力而
後除之迨鳴鼓洛陽尾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止快一朝

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誠所謂惡始焚衣因憤決癯者若
朱溫逆節久著即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勢昌遐復從
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溫知其為賊而曲意相徇第欲藉其
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於不問非惟引寇之
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又誅者
豈得與本初鹵莽僅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柳璨字始之公綽族孫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宗齒少
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
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光化中登進士顏荊
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
或薦璨才召見試以詩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之

夕昭宗密許璵宰相外無知者明日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用之速古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璵內以為怨朱全忠圖篡宿衛士皆汴人璵厚相結又與蔣玄暉張廷範相得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刑殺以應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璵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璵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十餘人皆誅死天下稱冤全

忠亦惡之其後議加全忠九錫宣徽北苑使王殷構璨
玄暉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全忠大怒璨懼脅哀帝
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遂拜璨司空為
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肯已貶登州
刺史俄除名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負國賊柳璨
死宜矣第瑀瑊皆榜死玄暉者少賊不得其系事朱全
忠為腹心全忠脅帝東遷玄暉為樞密使帝度全忠必
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告王建令與茂貞克用行密同

盟傳檄襄魏幽鎮以圖匡復又詔全忠后方振頊十月
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帝不得已遂行抵
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
為衛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
訶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之以絕人
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
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
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啟闕殺之玄

暉問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
持劍入帝間遽起單衣環柱走遂殺之漸榮以身蔽帝
亦死復執后后求哀主暉以全忠所欲殺者帝也乃釋
后明日主暉矯遺詔言帝為貞一漸榮所弒出二人首
全忠自河中来朝振曰晉文帝弒高貴鄉公歸罪成濟
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
言弒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執友恭
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怒主暉沮其事矯詔收付有司

斬之貶為亮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為全忠所愛扈東遷為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為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為修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謚全忠怒九錫稽緩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祈延唐祚及立暉死璨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輟於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

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以功累表檢校尚書
右僕射為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
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潞擊太原授晉慈
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選二壯
士類沙陀者牧馬於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人
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五代
史氏叔琮傳作友寧兵萬人來援友寧欲休兵叔琮曰敵聞救至必
走何以立功乃潛師夜擊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

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
為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為右龍武統軍
與朱友恭等弑帝全忠歸罪叔琮等以自解貶為白州
司戶參軍尋賜死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客汴州
殖財任俠全忠愛之畜為子積功表為檢校尚書左僕
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揚行密侵鄂州友恭
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俘
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

後帝東遷為左龍武統軍與弒帝貶崖州司戶參軍臨

刑大呼曰朱溫賣我以塞謗

按通鑑及五代史載臨刑呼朱溫賣我者李彥威也

本傳誤為氏叔琮事今據改

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欽定續通志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四

姦臣傳

宋一

蔡確

吳處厚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確字特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

見其儀觀秀偉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後尹劉庠責令庭參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悅其強薦為三班主簿調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達劾其罪韶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達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
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
子淵所訟確劾本黜之代為知制誥開封鞫相州民訟
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于吳克之
子安持及甫充壻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
御史臺時皇城司奏獄事以中丞節潤甫御史上官均
按之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煅鍊為獄潤甫均不能
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同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潤甫

均皆罷而確得中丞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盤于前凡羹飯餅臠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

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富弼在西京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聽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

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專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為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在熙寧元豐時寬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

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
己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元祐元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
陳州明年弟碩坐賊抵罪確坐故縱奪職徙安州又徙
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立延安及太子既立確反謂珪
實懷異志賴已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陵下韓縝白發
其端事寢籍籍確既失勢愈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
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遂上之以為皆
涉譏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

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梁燾

按宋史本傳作張燾而東都事畧則作梁

燾攷宋史有二張燾一為張奎子終于元祐前一為張根子見於宣和後皆與蔡確仕不同時據梁燾傳載燾與劉安世交攻蔡確則此處應是梁燾之訛今據改正

范祖禹吳安議王巖叟劉

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遂貶光祿御分司南京再責英

州別駕新州安置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詔復正議大

夫二年贈太師謚忠懷崇寧初配享哲宗廟廷蔡京請

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追

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擢確子懋同知樞密

院事高宗即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
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
者卽武人登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
史記者趙氏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
盡死以全趙孤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美宜訪其
墓域建為其祠帝覽其疏矍然卽以處厚為將作丞訪
得兩墓於絳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
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

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
為自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
珪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牋
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元祐中確知安州
郡有靜江卒當戍漢陽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
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和會得確車蓋亭詩乃箋釋
上之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
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

按宋史本傳訛作陽武今據東都事畧改正

博貫

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

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

主簿公著薦於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言

新法不便安石怒出知延陵縣

按東都事畧作出知崇德縣與此異縣廢

不復調浮沈陝洛間者七年復為校書吳充用為館閣

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

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于確乃進職

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出兩人門並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為確畫策收召名士自是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邀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純至家執其手曰蔡丞相今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而雍王顥曹王顥皆賢宜早定議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于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

珪言帝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
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
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
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遂黜
恕知隨州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
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名為刑部侍郎再遷吏
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
有廢立謀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公著以凶

惇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內懷猜猜而外持正論數登對帝嘉納之惇忌其大用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撫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經營湟鄯欲使恕立邊功起為廊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

興靈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類兒戲不可
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奏至京師
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
顯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
臨光附章惇復背惇惟與三蔡為腹心之死弗替建炎
元年追貶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實倥居實少有異材
黃庭堅蘇軾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稱之早卒倥
及恕在時為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時

肅王使金軍為所質朝廷亦留其使以相當踰月不遣
金副使趙倫燕人也懼不得歸乃紿倂曰金國有耶律
伊都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結之以圖二
帥倂以聞大臣信之為賜伊都蠟書納倫衣領中厚與
倫金帛倫歸獻其書金主怒令分道入攻遂致汴京失
守倂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

呂惠御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璫習吏事為漳浦令縣
多山林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璫教民焚燎而耕害為衰

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瑋以兵二千人蹶賊後得首
虜多遷開封司錄鞠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事志聰以謫
去瑋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
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
章奏皆出其手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
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
於中外者皆其所為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

惠御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諠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侍讀進知制誥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

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首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及安

石復用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惠卿始合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元豐六年知太原府哲宗即位勅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

寇卿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於是
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請投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數其五大惡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
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
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
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威羗城加銀青光祿
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徙知杭州范純
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尋復武昌節度使知

大名又以上表引喻失當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
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
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復觀文殿學
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
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帝安石退處金陵
徃徃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
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
訖于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官至職方郎中
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出再舉
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
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濡筆
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采不動軾拊其背曰
能自判命者他日必能殺人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
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
官時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剝刻謀內附

遂以惇為湖南北察訪使經制羣蠻惇募流人李資張
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為首所殺遂致攻討由是
兩江扇動蠻時方據梅山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煜言
是役不可亟成帝以委之安石主惇議進兵爭之不已
既而煜得蠻地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
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累擢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
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
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

所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遂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
罪罷知蔡州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
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
趙彥若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
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
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惇忿爭簾前其語甚
悖宣仁后怒劄摯蘇轍王觀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
摯之出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

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于是專主紹述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
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甚至詆宣仁后
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
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
安世范祖禹諫禁中僱乳媪事又誣劉摯梁燾有逆謀
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

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寬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誣宣仁后有廢立意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至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哲宗感悟焚其奏惇與蔡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初神宗以永樂之敗當宁慟哭

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
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為感國棄地罪其帥
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烏
哲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
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
語者論如律優立賞格告訐之風浸盛哲宗崩皇太后
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
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

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
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
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
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
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
疏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
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輩同登第調
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
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叙宗室修
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召對合意授太子中允
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
三日五受勅詰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法
一時朝臣多爭之布遂上疏其大旨欲堅神宗意專任

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于是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括克之虐謂市易之設以禁兼并今嘉問差官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駟惟恐哀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兼并非市易本意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起黜布知饒州再徙廣州元豐

初進龍圖閣待制歷知桂秦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同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助惇興大獄悉臨正人又贊成掖庭詔獄論

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

陳瓘張庭堅等

按東都事畧作是時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陳

瓘張庭堅等此傳併作章惇之事所載互異

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

勿毀墓仆碑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

持今自丞弼以至言官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

言孰敢言者其意益欲傾惇也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

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太后命徽宗立惇

得罪罷拜韓忠彥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彥雖居上然柔

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明年忠彥罷布獨當國漸

進紹述之說崇寧元年

按本紀崇寧元年夏五月罷韓忠彥閏六月罷曾布是忠彥與

布免相同一年事宰輔表亦同與本傳異

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

其壻之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布私其所親布忿

然爭辨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微

宗不悅御史遂攻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

憾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誘左

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居住又

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
官衡州安置又以棄隍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
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
卒于潤州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
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罷為利州路轉運判
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三遷
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二

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
衍變先帝成法疎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
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
帝為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鞠鄒浩事檄廣東
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遠踵蹇
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
二蔡二惇之謠徽宗雅惡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
東都事畧尋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工部侍郎遷兵
作知潭州

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
其次子邦于浯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五

姦臣傳

宋二

蔡京

卞攸

脩

趙良嗣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即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

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先惇不同十年間京

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
狀衍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劾劉摯梁燾二人亦貶死皆
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時京第卞為
右丞京為翰林學士兼修國史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
院忌之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
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閣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
京畢史事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

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
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
詣三吳京與游累月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
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左街道錄
徐如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屢言非相京不足以有
為已而宮妾宦官合詞稱譽遂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
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
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

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
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
曰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
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逐臣一旦得志陰託紹述之
柄箝制天下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
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
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
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

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膏齋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綽奏京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綽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黜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猛叛殺淑浦令京重為賞格殺一首領者賜絹三百

荆南守馬城言有生猛有省地猛今未知叛者為何種
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濫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
絕羣猛為期西收湟川鄆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
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踵之凡寄資一
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
建瀘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
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於掇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
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

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帝不知也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又籍元符上書人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璫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

用之上壽於禮無嫌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京建置一切罷之免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躡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箱臺諫熾親黨長奔競

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方田擾安業之民團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輔政徙封魯國三日至都堂治事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共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

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從中為之者至京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王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

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以進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
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
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
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
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而京間然
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以求媚名童貫輩五
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而延福宮景龍江之

役起侵淫及於艮嶽矣子攸條脩攸子行皆至大學士
條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傳觴略用
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妻封夫人然公論不與帝亦厭
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
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李子條凡京所叛皆條為
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由是恣為姦
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杞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
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

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皆不能
堪白罷條兄攸亦發其事乃安置韓杞黃州而褫條侍
讀毀賜出身救京時殊無去意帝使童貫詣京令上章
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
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
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
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凶譎舞智

御人在人主前顙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京每聞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患失之心無所不至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儵先死攸脩伏誅條流白州死條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累拜中書舍人
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
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奏
一無所取夷人以為廉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
請重訂先帝實錄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
死悔其所作實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
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吕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

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猶在其術中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伯雨又言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被罪者數千人四

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
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
未應卞迫之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

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

東都事畧作分司
南京池州居住

纔踰歲起

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帝謀
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
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秦中騷困及取

二州進金紫光祿大夫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辦理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安石所行為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坐降職旋知觀文殿學士尋拜昭慶軍節度

使入為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道死高宗即位追責為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為宣和殿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攸通籍禁

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
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攸別
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
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
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
京曰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
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
司進少府益用事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
淫媒詭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
監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因倡為異聞謂有
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
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巡
邊以攸副宣撫攸駸稚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
之日指二侍姬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遼
郭藥師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師入燕進少師封英

國公還領樞密院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
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
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
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
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
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
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密與攸

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重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

按此下舊附蔡
寔傳今從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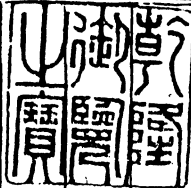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
而內亂不當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自
言有滅燕之策貫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
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
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召對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
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
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金太祖議取燕雲使還徽

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
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
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謀結義歸朝瀝
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
表本心今賴陛下威靈幸而集事願許臣致仕以踐前
約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
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
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

丹百年之好使金兵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

子於萬安軍

按宋史此下有張覺郭藥師二傳今改歸叛臣傳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六至
九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十六

奸臣傳

宋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往視歸不以實聞擢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

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
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於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
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帝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
潛善及汪伯彥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
於外二人不悅因與綱忤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貶所江
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
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

復鼓衆乃殺澈及東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
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
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二人謫
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
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
足慮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即被甲乘騎馳至瓜
洲步得小舟渡江潛善伯彥率同列聽浮屠說法方罷
會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

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鏐至江
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鏐方
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澂劾其罪乃罷潛善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王廷秀相
繼以為言責置英州尋卒於梅州潛善狠特國柄嫉害
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臺諫一
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詔以潛善嘗任
副元帥特復原官錄一子諫官凌哲爭之不聽

汪伯彥字廷俊祈門人登進士第積官虞部郎中靖康
元年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進直龍圖閣知相州金人
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
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常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
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橐鞬部兵逆王於
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
此始矣康王開帥府以伯彥為副元帥金兵薄京城欽
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為然

宗澤曰此女真欲款我師爾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澤自是不得預帥府事明年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歐陽

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以
伯彥元帥舊僚欲與牽復始伯彥未第館於王氏秦檜
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因共贊焉九年知宣州
過闕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
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卒贈少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
相州其子軍器監丞似為金人拘之而北久之乃還或
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政和五年登第補密州教授繼中

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為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監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明年金帥令莫儔吳玠入城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議立張邦昌皆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檜聞伸言以為然即進狀願復嗣君以

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與孫傳張叔夜何鼎司馬朴從
二帝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尼堪
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尼堪會金太宗以
檜賜其弟達蘭達蘭信任之及南侵以檜為叅謀軍事
又為隨軍轉運使據宋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增輯建炎四年達蘭攻
楚州縱檜南歸檜與妻王氏及婢僕自軍中趨漣水航
海歸行在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謂檜
與鼎傳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

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達蘭
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
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帝命先見
宰執檜言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及入對首奏
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
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拜禮部尚書從
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祺及叅議官並改京秩舟人
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

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紹興元年除叅知政事首
擢范宗尹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
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再相
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
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
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
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叅知政事程汝文同領之

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再論之汝文竟罷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為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頤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棐為右司諫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瑤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瑤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為

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常問人材於游酢酢比檜于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罷檜亦求去及檜再相誤國而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乃罷檜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檜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及相而設施無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密禮語

以是事密禮即以帝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
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
肖胄使還偕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
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五年與金議和復檜觀文殿學
士知温州六年用張浚薦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
留守叅決尚書樞密院事召赴行在七年何鮮使金還
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
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浚求去趙鼎復相臺諫

文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解救及面奏檜無一語
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浚先進力引鼎常共論人才
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
為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薦檜因銜浚反謂鼎
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
惟聽鼎鼎素忌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
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也八年拜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

曰姦人相矣王倫偕金使烏凌阿思謀等來議和議以吏部侍郎魏缸館伴缸辭曰頃任御史常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故缸備言敵情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缸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吳表臣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

以為未也復請更思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
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會趙鼎罷檜獨專國決
意議和於是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中書舍
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殿中侍御史
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檜並憾
之王庶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
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耶檜方挾金人自重尤
恨庶言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

天下械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啟賀銓檜怒剛中以譴死
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猶祖
銓意力排和議司勳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詔諭江南為名要
陛下以稽首之禮百官軍民莫不扼腕天下將有仗大
義問姦檜宋史原作相公今依宏簡錄改之罪者後數日直學士院曾
開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矸戶部侍郎
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

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已之禮非是
新除禮部侍郎尹燊獨上一疏且移書切責檜檜始大
怒燊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
不可信謫知萬州尋亦抵罪檜黨勾龍如淵抗言於檜
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大喜遂奏如淵為
御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
諭江南為名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韓世忠累
疏力諫願効死決戰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皆不許

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
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
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帝行
屈己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
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
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謂檜曰但
取金書納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
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議以檜攝冢宰詣館受

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
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
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
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時張浚在永州馳奏
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
遠澧州推官韓紉臨安府司戶叅軍毛叔慶皆言金人
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二十篇條具豫脩之策
檜悉加黜責金烏珠果有他謀拘王倫於中山府倫密

奏於朝檜不之備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烏珠御史中丞王次翁懼檜得罪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於是檜位復安公論不能撼揺矣時張俊克亳州岳飛克郾城幾獲烏珠韓世忠勝於沔口鎮諸將所向皆捷而檜立主班師詔飛

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於是
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十一年烏珠再舉取壽春入廬
州邵隆王德闕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臯又破
之檜忽諭沂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宗聞之止濠州不
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
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
行賞世忠俊並為樞密使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
密院檜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歷封

莘慶翼國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於涿州至是烏珠
有求和意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
良臣為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來議以淮水為界求
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檜以岳飛沮和議力
謀殺之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
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
理卿周三畏鞠之久不伏卨入臺獄遂誣飛指斥乘輿
受詔不救淮西賜死獄中子雲及憲殺於都市天下冤

之十二年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加檜太師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幸和議成益咎前日之異已者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邀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知虔州薛弼言本內有文曰天下

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名節獨著以致金寶訥語不一月逐去寶訥者尼堪左右也初尼堪行軍至淮上檣常為之草檄為寶訥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檣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廷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張邵亦坐與檣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為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常論檣也閩浙大水

右武大夫白鏐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
伯麟常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
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閒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
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李光前貶藤州以
唱和有刺檜者為守臣所告檜又言趙鼎欲立皇太子
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
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於是光及鼎皆再竄台
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必曰元聖檜乞禁野

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歷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賜檜甲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檜立家廟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帝以琴見求言張浚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

不決不止願謀為豫備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
鉞連貶永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趙鼎在吉陽軍檜
令月申存亡鼎遂不食卒又竄呂頤浩子撫於藤州進
士施鶚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自此導諛愈
多十八年燔除知樞密院事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
與祠迪功郎王廷珪以送胡銓詩編管辰州銓又以謗
訕移貶吉陽二十年檜一日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
不中礮於市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固不必深
論獨是檜姦邪誤國海內切齒所欲割刃甘心者非止一
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復且
畏之而不敢去之豈非天奪之魄乎
自是每出列五十

兵持長挺自衛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私作國史獄成孟
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
用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進熺
少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家有潛
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
於事秦檜尤惡之又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

新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
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叅許肩與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
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為相檜奏揚英知泰州
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索敏
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煒又以常登李光蕭振之門言時
事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
於謝伋家取暴室禮所受御筆繳進是歲進士黃友龍
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

年何允訖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以為分
檜功編管英州檜孫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
皆第一檜從子煒煢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
不平帝閱塤策皆檜嬉語於是擢張孝祥為第一降塤
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
也王循友以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安置藤州王趯為
李光求內徙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
和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

置永州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編置安行
欽州興祖昭州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謂告避免百
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
塞人言蔽帝耳目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
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

謹按通鑑

輯覽

叩批輪對固欲聞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
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之壅蔽不知檜之敢為壅蔽實高
宗有以致之果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其不能去
則是太阿倒授綱紐解死既不能除巨慝以清政衢州有
紀而徒為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盜起檜達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
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召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
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知言由晉安遂奏晉安居
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二十
五年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啟譏和議又與芮煜共賦壯
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鄰人所告長
卿編置化州煜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
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張

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汪召錫所告徐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鼎已死欲孥戮汾尤忌張浚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之浚在永州檜又使其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

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燾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燾猶遣其子塤等夜見臺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已為相詔加封檜建康郡王燾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卒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讐戮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

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檮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帝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時舉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

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
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
遽躋政地其自言官聽檜彈擊輒陞政府者凡十有二
人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如崖
穽深阻叵測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
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
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同此術晚年
殘忍尤甚數興大獄檜死燔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

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謚繆醜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六